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儀禮三

陳氏祥道注解儀禮

宋志三十二卷

佚

范祖禹進劉攽曰臣伏見館閣校勘太常博士陳祥

道注解儀禮為三十二卷精詳該洽非諸儒所及臣竊以儀禮為書其文難讀其義難知自古以来學者罕能潛心故為之傳注者甚少祥道深於禮學凡二十年乃成此書先王法度如指諸掌昨進禮圖一百五十卷已蒙皇上藏之秘閣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取祥道新注儀禮奉御下兩制看詳并前所進禮圖並付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必有補於制作取進止

玉海元祐八年正月侍讀學士范祖禹言太常博士

陳祥道注觧儀禮三十二卷精詳博洽乙下兩制看詳并所進禮圖付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從之

陸氏佃儀禮義

宋志十七卷

佚

張氏淳校定古禮

通考十七卷

佚

釋文

通考一卷

佚

識誤

通考三卷宋志作一卷

佚

淳自述曰劉歆言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

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

陳振孫曰古禮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為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偶同自陸德明賈公彦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

朱子曰張忠甫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

同爾此則不深考於劉歆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畧舉篇首以明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又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踈畧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審然亦不能無舛謬　又曰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録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

此本較他本為最勝

李氏如圭集釋古禮

十七卷

釋宮

一卷

綱目

一卷

俱未見

陳振孫曰廬陵李如圭寳之撰紹興癸丑進士嘗爲福建撫幹釋宫者經所載堂室門庭今人所不曉者一一釋之

中興藝文志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爲儀禮識誤淳熈中李如圭爲集釋出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别章句之指爲釋宫以論宫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魏了翁曰李氏儀禮集釋功夫緻密附以古音至不易得第一惟鄭賈之言是信有不可盡從者

張萱曰宋淳熙閒李寶之如圭取鄭氏注而釋之首一卷爲儀禮綱目以分别章句之指次集釋十七卷皆發明前人未備末一卷爲釋宫考論宫室之制凡一十九卷

周氏燔儀禮詳解

宋志十七卷

未見

朱子熹儀禮經傳通解

宋志二十三卷

存

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蓋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

附益於其間今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之類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以類相從前賢嘗謂儀禮難讀以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讀者不能遽曉今訂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

又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

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制度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

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㑹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鐘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

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數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資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設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

聖朝之助則斯文幸甚

子在跋曰右先君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

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今刋於南康道院
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蓋先君晚歲之所親
定是為絕筆之書次第具見於目録惟書數一篇缺
而未補而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朝禮八
篇則猶未脫稾也其曰集傳集注者此書之舊名也
凡十四卷為王朝禮而卜筮篇亦缺餘則先君所
草定而未暇刪改者也今皆不敢有所增益悉從其
稾至於喪祭二禮則嘗以規摹次第屬之門人黄幹

俾之類次他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始末具備顧念先君早歲即嘗有志於是書比在經筵嘗具奏欲請於朝乞招致生徒置局編次而不果上然其著述之㫖意具存此篇今謹繕録如右讀者當有以識其心之所存矣禮缺樂壊千有餘年令幸討論粗見端緒而天不假之年使不克究其大全而所就者止此嗚呼已矣其可為千古之恨也夫嘉定丁丑八月

中興藝文志熹書爲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儀禮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歲所親定惟書數一篇闕而未補

李方子曰先生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書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

祝穆曰文公所編儀禮上篇士冠禮（冠義附）士昏禮（昏義附）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飲酒義附）鄉射禮（射義附）燕禮（燕義附）大射禮聘禮（聘義附）公食大夫禮覲禮下篇喪服（喪服小記大傳服問間傳附）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喪大記奔喪問喪曾子問檀弓附）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次以禮記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為一類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為一類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樂記七篇為一類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儒

行六篇為一類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為一類以問呂伯恭後更詳定

陳振孫曰通解以古十七篇為主而取大小戴及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闕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删改曰集傳集注云者蓋此書初名也其子在刻之南康一切仍其舊

王應麟曰文公以儀禮為經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附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為經傳通解二

十三卷喪祭二禮屬之門人黄幹類次
馬廷鸞曰愚按記不隨經注疏各為一書讀者不能
遽曉此猶古易之彖象文言繫辭各自為書鄭康成
所以欲省學者兩讀而為今易也文公於禮書之離
者合之於易書之合者離之是亦學者所當知也
熊禾刊通解疏序曰竊見儀禮為六經之一乃周公
所作孔子所定元有三百三千之目至漢僅存一十
七篇大小戴記不過如春秋之左氏公穀乃其傳耳

自王安石廢罷儀禮但以小戴設科與五經並行自是學者更不知有禮經矣文公晚年始為經傳通解一書自家鄉以至邦國王朝凡禮之大綱細目靡不具載歷門人勉齋黄氏信齋楊氏三世始克成書舊有刊本兵燼之後板帙散亡兼初本所纂注疏語頗傷繁後信齋楊氏為之圖解又復過畧而文公初志欲將通典及諸史志會要等書與夫開元開寶政和禮斟酌損益以為百王不易之大法而志則未遂今

得考亭諸名儒參校訂定墨本擬就書坊板行以便
流布仍於所補儀禮各卷篇目之下參以歷代沿革
之制及關洛以來諸儒折衷之說酌古準今損文就
質輯為儀禮外傳以附其後庶可繼先儒未畢之志
其於風雅亦非小補
吳師道曰以三禮論則周官為綱儀禮乃本經而禮
記諸篇則其疏義三者固有本末之相須而不可闕
是以朱子慨然定為儀禮經傳通解集注之書未

完者門人又足成之可謂禮書之大全千古之盛典也

曾棨曰朱子絜儀禮正經以提其綱輯周禮禮記諸經有及於禮者以補其闕釐為家鄉邦國王朝之目自天子至於庶人之禮謂之儀禮經傳通解然亦未及精詳

王鏊曰今經惟禮最繁亂惜不一經朱子緒正朱子嘗欲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經傳相從誠千古之特

見也若士冠禮則附以冠義士昏禮附以昏義士相見禮附以士相見義鄉飲酒禮附以鄉飲酒義鄉射禮附以鄉射義燕禮附以燕義大射禮附以大射義聘禮附以聘義公食大夫禮附以公食大夫義覲禮附以朝事如草廬所附亦得矣然其餘有不可附者亦無如之何姑循其舊而釋之庶不失古之義朱子晚年注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次王朝禮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

春秋內外傳新序列女傳賈誼新書孔叢子之流襍
合以成之乃自為一書非以釋經也至勉齋續喪祭
二禮草廬纂言割裂經文某亦未敢從也
劉瑞序曰子朱子嘗欲請於朝脩三禮劄不果上晚
乃著儀禮經傳通解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
禮而王朝禮終焉凡四十七卷視初論少異蓋自成
一家言矣書未就先生告終喪祭二禮則成於勉齋
黄氏其規模次第授於先生者也為卷凡二十有七

書刻於南京國子監卷帙浩繁點畫漫漶士大夫非惟不之讀識其名者或寡矣瑞竊嘆曰斯禮也制作之宜古今之變畧備矣後聖有作將取而折衷焉今與其棄也無寧先識大義而後講貫其精奥乎乃命教授陳泫等督諸生手録經傳讐校付刻俾天下後世志於禮者有考焉

按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一曰家禮士冠禮第一冠義第二士昏禮第三昏義第四内則第

五内治第六五宗第七親屬第八内治者言
人君内治之法五宗者言宗子之法以治族
人親屬者即爾雅之釋親篇白虎通義所謂
親屬記也古無此三篇名盖創為之二曰鄉
禮士相見禮第九士相見義第十投壺第十
一鄉飲酒禮第十二鄉飲酒義第十三鄉射
禮第十四鄉射義第十五三曰學禮學制第
十六學義第十七弟子職第十八少儀第十

九曲禮第二十臣禮第二十一鐘律第二十二鐘律義第二十三詩樂第二十四禮樂義第二十五書數第二十六學記第二十七大學第二十八中庸第二十九保傅傳第三十踐阼第三十一五學第三十二內學制學義臣禮鐘律鐘律義詩樂禮樂記書數保傅傳皆創名之弟子職則取諸管子也四曰邦國禮燕禮第三十三燕義第三十四大射禮第

三十五大射義第三十六聘禮第三十七聘義第三十八公食大夫禮第三十九公食大夫義第四十諸侯相朝禮第四十一諸侯相朝義第四十二皆沿古篇名惟末二篇創為之其王朝禮則别為集傳覲禮一朝事義二歷數三卜筮四夏小正五月令六樂制七樂記八王制自甲至癸凡十篇

一篇

存

黄氏榦續儀禮經傳通解

宋志二十九卷

存

楊復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勉齋黄先生編之先生伏膺遺訓取向來喪禮藁本精專修改書成凡十有五卷復伏讀曰

大哉書乎秦漢以下未有也近世以来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因篇目之僅存者為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王侯大夫之禮關於綱常者為尤重儀禮既闕其書後世以来處此大變者咸幽冥而莫知其源取具臨時沿襲鄙陋不經特甚可為感慨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

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莫不粲然可考於是喪禮之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濶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没矣嗚呼此千載之遺恨也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禮則釁廟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廵狩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為詳備先生嘗

爲復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繙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二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㮣擊後世蠹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祭禮遺藁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生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復又聞之先生

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嗚呼是以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豈不痛哉同門之士以復預聞次輯之畧不可無言也復因敬識其始末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今別為一卷附於正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又曰嘉定己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修祭禮即

以其書藁本授曰子其讀之蓋欲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受書而退啓緘伏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繫甚重其條目甚詳其經傳異同注疏牴牾上下數千百載閒是非淆亂紛錯甚衆自此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時在勉齋左右隨事咨問抄識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棄世遂成千古之遺憾日邁月征今十餘年南康學宫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虙續刊喪禮又取祭禮藁本併刊而存之以待後之學

者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禮藳本未有取其書而修定之者顧何人敢任其責伏自惟念齒髮侵衰曩日幸有所聞不可不及時傳述竊不自揆遂據藳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云

張虙序曰南康舊刻朱文公儀禮經傳與集傳集注而喪祭二禮俄空焉蓋以屬門人黄勉齋俾之類次而未成也虙來南康勉齋已下世深恨文公之志不終士友間有言勉齋固嘗脫藳今在南劍陳使君處

索之可也南劍知之果以其書来至是鋟木一年而畢是雖喪祭兩門而卷帙多前書三之一點勘之功鄉貢進士楊復為多助以王鎮圭童居欽黄嵩三人披閲精强錯簡脱字往往無之處分符星渚乃文公遺愛之地高山仰止睠睠予懐玆又得全其所欲述之書豈非幸歟第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刑諷咏遺言不如親承音旨誠有如古人之論撫卷為之三嘆也

陳振孫曰外府丞長樂黄榦直卿撰榦晦庵之壻號勉齋始晦庵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榦續成之

趙希弁曰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十四卷右朱文公編集而喪祭二禮未就屬之勉齋先生勉齋既成喪禮而祭禮未就又屬之楊信齋信齋據二先生槀本叅以舊聞定為十四卷為門八十一鄭逢辰為江西倉進其本於朝信齋福州人名復字茂才書既奏

贈文林郎

黄氏士毅類注儀禮

佚

張杲曰士毅字子洪嘗入閩謁朱仲晦因撰次朱子書說語類郡守王遂為買宅吴下以居

葉氏味道儀禮解

佚

劉氏㷐儀禮雲莊經解

二十卷

佚

楊氏復儀禮圖

十七卷焦氏經籍志作三十四卷非

存

復自序曰學者多苦儀禮難讀雖韓昌黎亦云何為其難也聖人之文化工也化工所生人物品彙至易至簡神化天成極天下之至巧莫能為焉聖人寫胸

中制作之妙盡天理節文之詳經緯彌綸混成全體竭天下之心思莫能至焉是故其義密其辭嚴驟讀其書者如登太華臨滄溟望其峻深既前且却此所以若其難也雖然莫難明於易可以象而求莫難讀於儀禮可以圖而見圖亦象也復曩從先師朱文公讀儀禮求其辭而不可得則擬為圖以象之圖成而義顯凡位之先後秩序物之輕重權衡禮之恭遜文明仁之忠厚懇至義之時措從宜智之文理密察精

粗本末昭然可見夫周公制作之僅存者文物彬彬如此之盛而其最大者如朝宗會遇大享大旅享帝之類皆亡逸而無傳重可嘆也嚴陵趙彦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為佳爾蓋儀禮原未有圖故先師欲與學者考訂以成之也復今所圖者則高堂生十七篇之書也釐為家鄉邦國王朝喪祭禮則因先師經傳通解之義例也附儀禮旁通圖於其後則制

度名物之總要也區區用心雖未敢謂無遺誤庶幾其或有以得先師之心焉

曾祭曰黄榦通解續晚年祭禮尚未脫藁又以授之楊復復研精覃思蒐經摭傳積十餘年以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為經冠之祭禮之首輯周禮禮記諸書分為經傳以補其闕綜之以通禮首之以天神次之以地祇次之以宗廟次之以百神次之以因祭次之以祭物次之以祭統有變禮有殺禮有失禮並見之篇

終郊祀明堂廟制皆折衷論定以類相從各歸條貫使畔散不屬者悉入於倫理疵雜不經者咸歸於至當而始得為全書又因朱子之意取儀禮十七篇悉為之圖制度名物粲然畢備以圖考書如指諸掌西山真德秀稱為千古不刊之典焉

呂柟序曰儀禮本周公所作其篇目甚多遭秦焚書漢高堂生止傳其十七篇與淹中經同后蒼能明之然多士庶人卿大夫諸侯之禮宋朱文公欲以儀禮

為經禮記為傳其徒楊復遂圖解儀禮存其編於十三經注疏中卌卒業太學時嘗約所友五七人率其子弟習行於寶卭寺今三十餘年心未之能忘也近蒙聖恩誤授今官圖報靡稱伏覩聖王以禮樂為治而太學尤禮樂所先之地用是仰承德意旁求儀禮圖本偕其寮童公思與在監習禮公侯伯及諸士子演行使知揖讓進退之節以沐聖上菁莪棫樸之教而效雍熙太和之化也第此書稀少止訪獲一二善

本乃命監生王世康輩手抄其圖月數日肄業焉尋將具題請勅工部刊印而未遽行也有監生盧堯文魏學詩汪尚庭錢寅㑹誨者禀求儀禮圖本以觀爾乃奮然興身心自書寫校正且捐資刊刻成書送觀以問序焉柟嘆曰美哉此五士也昔姚樞居於輝之蘇門病一方學者之無書乃自板小學諸經嘉惠輝士於是許衡亦自河内就書於輝厥後元之數儒敦尚經義尊崇古道説者多歸功於樞焉聖王在上家

詩書而户程朱夫豈前元可比然而五士者之所刻

則固太學諸生之一助也於是諸太學生皆高五士

之志行而五士之名不特如樞顯達後而始著矣此

固可徵聖世人才之盛而諸士子於此書尤當行之

而必著習之而必察也嘉靖十五年丙申夏六月

童承叙跋曰儀禮有諸儒傳記鄭康成注賈公彦疏

朱文公又合經傳為通解皆彰彰較著矣公門人楊

復又各為之圖俱可蹈迪匪直易讀也或曰高堂生

所傳特士禮爾餘多散佚又曰古禮於今無所用之
雖昌黎亦云然夫禮也者理也先王以承天之道以
治人之情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
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因者其本也損益者其末也
協諸義而協則先王所未有者可以義起矣故后蒼
有推而致於天子之說然今觀之冠昏相見士禮也
鄉飲鄉射大夫禮也燕射覲聘公食大夫諸侯禮也
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諸侯士禮也少牢饋食有

司徹諸侯卿大夫禮也喪服則通於上下顧獨曰士禮何哉夫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雖夏商之際不能無文焉至周而備爾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蓋思本也然文之蠧也久矣其在今宜無所於用至其本固未泯也是故因其文而遡之可知也因其本而拓之可行也不又逾於并其文而亡之乎嘉靖己未叙奉命來攝太學得從司成吕公後公取儀禮命諸生肄習之月再一試蓋從者如

堵墻焉於是耳聆鍾鼓鏗鏘之音目覩綴兆俯仰之容洋洋乎辟雍庠序之教也諸生盧堯文汪尚庭魏學詩錢寅余誨等復取楊氏圖校而梓之凡為篇十有七為圖二百有五為旁通圖三十有五周公遺文庶幾不墜於地矣故按圖以考文其制精矣據文以繹義其旨奥矣推義以適治其道博矣使斯禮之大行也鳳鳥之至不可期乎然叙聞河間獻王得孔壁古禮五十六篇後亡三十九篇存者今數耳元吳澄

取二戴記及鄭注纂逸禮八篇又取戴義為十傳澄
自謂得三十九篇之四元至正間司業李俊民嘗刻
太學而板今亡矣又聞永樂間沅州劉有年守太平
進逸禮十八篇豈即是耶澄於儀禮誠有功然亦殘
經之十一爾聖遠言湮可勝嘆哉
桂蕚曰儀禮經朱子考證已定楊復圖尤為明便其
文雖屬難讀然因圖以指經因經以求義斯了然矣

一卷

存

陳普序曰大淵獻之歲昭武謝子祥刋儀禮本經十七篇及信齋楊氏圖成燦然孔壁淹中之出世也使此書得數千本落六合間鳳鳥至有期矣使河間獻王後劉歆前有能為子祥所為則三十九篇可以至今不亡矣嗚呼此人之所以成位於兩間者何獨昌於虞夏商周而深受於秦漢以来十七篇賴高堂生

鄭注賈疏千有餘年緜緜如絲而荆舒王氏加踐迹之舉子不習書肆不陳晦翁勉齋信齋師弟子扶持力倍於高堂鄭賈心與周孔顔孟同其勞亦僅不滅而已萬家乃不見一本殘經白鹿章貢桂林所刋晦翁勉齋信齋之書千里求之或者有半生望之不得見今後復數十年又當若何于祥之書拯焚拯溺之功景星慶雲之瑞也是經雖微士冠昬喪祭鄉相見大夫祭幸皆無恙天子諸侯亦幸存一二故晦翁通

解勉齋喪禮信齋祭禮得以為依據如累九層之臺以下為基如不見足而為屨之不中者如執柯以伐柯柯在彼而則在手也三十九篇駸駸乎不亡矣然則十七篇之存固亦有天意廢之者有餘罪興之者誠莫大之功也三百之數不可考以圖槩之三十九篇疑可得三千在三百中亦可舉其旁通圖名物制度尤明盡合十七篇圖而熟之既無昌黎難讀之患而古人太平之具一朝而在我矣

儀禮經傳通解續

十四卷

存

張萱曰宋淳祐間信齋楊復著朱晦庵編集儀禮經傳通解獨喪祭二禮未完以屬黄勉齋幹續成之勉齋即世祭禮猶未就於是信齋據二公草本參以舊聞精加修定凡十四卷八十一門

魏氏了翁儀禮要義

宋志五十卷

未見

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馬氏廷鸞儀禮本經疏會

九卷

佚

廷鸞自序曰余家藏敗帙中有景德年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又列其下兒子請予

附益之因手自點校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黄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章分條析釐為九卷作而曰兹其三代之禮與於繁文奥旨中有精義焉纖悉委曲中有明辨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紀士禮而指為闕書不知由士禮可以達於天子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文何文之懿也康成之注公彦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方氏田儀禮考

未見

高氏斯得儀禮合抄

佚

陳氏普儀禮說

一卷

存

按陳氏儀禮說惟士冠禮鄉射禮燕禮聘禮

原書末行卷次訛誤

四篇載石堂集

亡名氏儀禮類例

宋志十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三至一百三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克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錄監生臣顧光曦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儀禮四

敖氏繼公儀禮集說

十七卷

存

繼公自序曰儀禮何代之書也曰周之書也何人所

作也曰先儒皆以為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何以言之周自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時已老矣未必暇為此事也至周公相成王乃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故以其時考之則當是周公之書又以其書考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為葢有以見其果為周公之書也然周公此書乃為侯國而作也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

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及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決為侯國之書無疑矣然則聖人必為侯國作此書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冠昏射御朝

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以夫子此言證之則是書也聖人其以為正天下之具也與故當是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寶守是書而藏之有司以為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班之於其國以教其人此有周之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以躋太平者其以是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樂於放縱而憚於檢束也於是惡典籍之不便於巳而皆去之則其

鄉之受於王朝者不復藏於有司矣鄉之藏於有司者或私傳於民間矣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絕如綫而幸存以至今日也或曰此十七篇為侯國之書固也豈其本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考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是也但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祀耳而其昏禮喪禮則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

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
侯之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當亦有相朝
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當亦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
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
所可推者而知之也而况其間又有不盡然者乎由
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但
不知諸侯既去其籍之後即失之耶抑傳之民間久
而後失之也是皆不可得而考矣

又後序曰禮古經十七篇其十三篇之後皆有記四篇則無之四篇者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也然以意度之此四篇者未必無一記之可言或者有之而亡逸焉爾夫記者乃後人述其所聞以足經意者也舊各置之於其本篇之後者所以尊經而不敢與之雜也朱子作儀禮經解乃始以記文分屬於經文每條之下謂以從簡便予作集説而於此則不能從也予非求異於朱子也顧其勢有所不可耳何以言之儀

禮諸篇之記有特為一條而發者有兼為兩條而發者亦有兼為數條而發者亦有於經意之外别見他禮者若其但為一條而發者固可用通解之例矣非是則未見其可也何則通解之書規模大而篇數繁其記文有不可附於本篇每條之下者則或於其篇末見之否則於他篇附之故雖未必盡如其所謂以從簡便之說而其於記文亦皆包括而無所遺也然以記者之意考之則亦不為無少異矣予之所撰者

但十七篇之集說耳若亦用此法則其所遺者不既
多乎故不若仍舊貫之為愈而不敢效朱子通解之
為也魯人所謂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吾有
取焉耳夫豈敢有求異之意哉且夫易之為書也更
四聖而後成伏羲畫卦爻文王周公作卦爻之辭孔
子作文言彖象之辭其始也四聖之書或前或後各
居一處不相雜也後世學者乃各分而合之以從簡
便及至朱子復釐正之以復古經之舊夫文言與彖

象之辭可以附於每卦每爻之下者也朱子猶且正之盖不欲其相雜也而况此記之文有不可盡入於本篇每條之下者乎由是言之則予之不敢用通解之法也亦宜矣又何足怪焉大德辛丑仲秋望日

張萱曰敖注多仍舊文與朱子通解稍異

姓譜敖繼公字長壽福州人寓居湖州邃通經術趙孟頫師事之平章高顯親薦於朝授信州教授命下而卒

吳氏澂儀禮逸經

八篇焦氏經籍志作六卷非

存

澂自序曰儀禮逸經八篇澂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

立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彙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霤也禘於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篇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

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刋削但未至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為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云特纂為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李俊民序曰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草盧吳先生之

所纂次也先生易書春秋小戴記纂言大戴記訂正經文悉行於世獨此十有八篇學者未之見也先生之孫今禮部郎中當伯尚高第弟子兵部員外郎危素太樸鄉與俊民同官學者乃請而得之繕寫甚謹校讐甚精於是一時僚友謂宜刊布以淑來學遂命工繡梓既畢前大司成王公致道以集賢侍講學士復兼祭酒見而嘉歎俾序其槩俊民泰定初嘗拜先生於翰苑先生之學雖不敢妄議姑即禮經而論之

秦焰既熄掇拾遺餘兼收並蓄得傳於後漢儒之力也依稀論著以傳其舊唐賢之學也會通經傳洞啓門庭以祛千載之惑朱子之特見也若夫造詣室奥疏别户牖各有歸趣則至先生始無遺憾焉世有好禮之士先觀注疏舊本次考朱子通解然後取先生所次所釋而深研之乃知俊民之言爲不妄也集賢公以爲然遂書於其端云

楊士奇曰此書刻板在北京國學彭士揚爲典籍蒐

閣崇文閣不完書板而此獨完即日印惠親友盖已
廢棄六十餘年其顯晦固有時哉
程敏政跋曰右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卷當時刻
於國子監崇文閣國朝宣德中尚存見楊文貞公圖
籍志館閣書目亦有之天順初予被命讀中秘書已
無其本而國監本亡久矣大司寇何公廷秀亦思見
此書與予約尋訪必得為期餘二十年竟無所聞也
成化甲辰春過吴門知楊儀曹君謙喜蓄書諏之云

家有藏本猝尋不獲艤舟候數日得之亟以書報何
公何公復書曰斯禮之不墜天也然欲謀重刻以傳
未有應者弘治丁巳冬予服闋將入京而縣學重作
明倫堂師生奉金帛以記請辭勿獲則念學校禮之
所從出也受以舉斯役且記是書得之之難及予之
癖而凡繫禮之大者有文正公序及李莊靜先生之
引不容復贅云
何喬新曰臨川吳文正公校正儀禮既因鄭氏序而

詮次其篇章凡經文散見於戴禮鄭注者則表而出之為逸經八篇禮必有義又取戴記所存與清江劉原父所補者為傳十篇若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原父所補也予近讀原父文集又得投壺一篇蓋釋禮經投壺之義也故録於朝事之後以補逸經之傳焉正經十七篇有傳者十逸經八篇有傳者一其餘缺焉崇禮君子雖追而補之可也或曰束晳補南陔諸詩白居易補湯征皆見非於君子原父所補亦南

陔湯征之類耳豈可取以為訓哉予以為不然南陔湯征經也經出於聖人所删補之僭也冠昏諸義傳也傳出於周末漢初諸儒所作補之奚不可耶且朱子嘗補格物致知之傳矣今與曾子之傳並列於學官未有非之者苟以補傳為不韙則朱子豈為之哉

又曰元吴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卷刻在太學楊文貞三禮考注跋稱文正之書為其鄉人晏壁所竊又私加删改走當時即求其書而太學刻本已亡搜訪

十餘年無所得友人羅太史倫校三禮考注梓行而篇目注疏悉用晏本舛駁之跡居然可見而恨無文正原本可正也成化癸卯始得於楊循吉家以付司業費君誾就國學殘本刊足之嗚呼葩藻之書板刻徧天下先王典禮往往無徵幸大儒君子者出每拳拳於斯而書之行世顯晦不常者如此此古道之不復而俗之所以不淳也費君方職教化首葺此編以不廢先正復古垂教之心其嘉惠後學豈淺也哉

羅倫曰河南監察御史何廷秀謂予曰沅州劉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八篇逸經唐初巳亡宋元諸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之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戴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别為記以附焉則先王之典庶乎無遺矣

焦竑曰漢初禮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得而奏之乃高堂生獨傳十有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后蒼從高堂講

業尋以授戴德兄弟及沛人慶普後三家並微鄭玄明小戴之學自為之注書乃盛行喪服一篇相傳出於子夏而獻王又從李氏得周官書以冬官缺取考工記足成之顧不知冬官未嘗缺也盖冢宰六屬屬六十今冬官之屬才二十八而五官數各有羨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遺編斷簡錯出乃爾取其羨數還之冬官不獨百工得歸其部而六官譌舛因可類考亦足快矣

儀禮多軼永樂中御史劉有年獻逸經十有八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没夫以古經出於千百世之後而不為寶惜劉歆所謂杜道餘滅微學寧獨漢人而已予深慨特附著於篇令好古者有所聞焉

張釆曰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唐初所亡之書國初猶有表獻者而今問之中秘復云無有然則古禮之興廢豈人所能

主哉

儀禮傳

十篇

存

濳自序曰儀禮傳十篇濳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

也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為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為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鄉大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為傳十篇云

按吴氏儀禮逸經八篇投壺一奔喪二公冠三諸侯遷廟四諸侯衅廟五中霤六禘於太廟七王居明堂八傳十篇冠義一昏義二士相見義三鄉飲酒義四鄉射義五燕義六大射義七聘義八公食大夫義九朝事義十方諸朱子通解目録文簡而倫序秩然以之頒學官可也

顧氏諒儀禮注

未見

黄虞稷曰諒字季友吴江人王行為作傳

周氏昌禮經纂要

佚

按周昌未詳何人見王氏續文獻通考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三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儀禮五

汪氏克寛經禮補逸

九卷焦氏經籍志作十卷

存

克寛自序曰自樂亡而經行於世惟五易詩書春秋

雖中不無殘闕而未若禮經甚焉然三百三千不傳
蓋十之八九矣朱子嘗考定四經謂三禮體大未易
緒正晚年惓惓是書未就而沒遂為萬世缺典克寛
伏讀而加惋惜焉世之三禮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
禮記其實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乃周禮之節文而
三禮之要則在乎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别也何則吉
禮之别十有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
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

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祀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凶禮之別有五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裁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宼亂賔禮之別有八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軍禮之別有五以大師之禮用衆以大均之禮恤衆以大田之禮簡衆以大

役之禮任衆以大封之禮合衆嘉禮之别有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此其大較也然儀禮十有七篇吉禮之存惟特牲饋食篇乃諸侯國之士祭祖廟之禮少牢饋食及有司徹篇乃諸侯卿大夫祭祖禰廟之禮凶禮之存惟喪服篇乃制尊卑親疏冠絰衣服之禮士喪禮篇乃士喪其

親自始死至既殯之禮士虞禮篇乃士既葬其親迎精而反日中而祭於殯宫之禮賔禮之存惟士相見禮篇乃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聘禮篇乃諸侯相交久無事使相問之禮覲禮篇乃諸侯秋朝天子之篇嘉禮之存惟冠禮篇乃士之子始加冠之禮士昏禮篇乃士娶妻之禮鄉飲酒禮乃鄉大夫賔興賢能飲酒之禮鄉射禮篇乃士為州長會民射於州序之禮燕禮篇乃諸侯燕饗其臣之禮大射義篇

乃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羣臣宴飲之禮公食大夫禮篇乃諸侯以禮食鄰國小聘大夫之禮自此之外如朝覲會同郊祀大饗帝大喪之禮蓋皆亡逸況軍禮無存非闕細故此豈散軼已在於夫子正禮之前哉是以當時吉禮之失如魯君之郊僭天子之禮孟獻子之禘七月而為之夏父弗綦躋僖公而逆祀三桓大夫立公廟於私家管仲鏤簋朱紘晏平仲豚肩不掩豆至於太廟說笏與燔柴於奥諸侯宮懸而祭

以白牡之類是也凶禮之失如伯魚喪出母期而猶哭子路姊喪過而弗除子上母死而不喪成人兄死不為衰有為慈母練冠為妾齊衰者有居喪沐浴佩玉與浴於爨室者有朝祥而暮歌與既祥而絲屨組纓者以至小斂而奠於西方既祖而反柩受弔有以大夫而遣車一乘有葬其夫人而醯醢百甕之類是也賓禮之失如天子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朝覲而私覿主國王臣以私好而朝諸侯者有焉諸侯以強大

而盟天子之三公者有焉庭燎之百侯國用之繡黼丹朱中衣大夫用之者又有焉嘉禮之失如魯昭公娶於吳則不告天子魯哀公爲重肆夏以享賓天子以喪賓燕者有之夫人出境而饗諸侯者有之大夫反坫與不識敎烝者又有之軍禮之失如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魯莊公及宋戰以失御而敗戰而復矢始於升陘敗而髽弔始於臺駘以至蒐田不時丘甲始作之類可考也又况出師専征習視故常爭

地豔武歲無虚日使禮經舊典具存於當時則五禮之失豈至如是之甚哉由是知周之叔世典禮已多散逸葢不特火於秦而亡於漢也今考於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易詩書春秋傳孝經家語及漢儒紀録凡有合於禮者各著其目列為五禮之篇名曰經禮補逸是編也於周公經世之典雖未能極意象之微然五禮之大體葢已包舉無遺庶幾學者於此俾由得失以觀其會通而天之所秩與造化之運不容息者

卒歸於性命之正則三代可復也明時制作之盛或有擇焉亦區區愛禮之一得云

曾魯序曰六籍之闕也久矣而禮爲甚漢興區區掇拾於秦火之餘而淹中古經旋復散失所存者十有七篇而已周官雖後出而司空之篇竟莫得補二戴所傳又往往雜以秦漢之記然則學者之欲觀夫成周三千三百之目之全固亦難矣宜乎其學之寥寥而莫講也雖以韓子之賢尚苦難讀而謂於今誠無

所用矧他人哉至宋慶歷元祐諸儒先後慨然有志於復古及朱子乃始斷然謂周禮為禮之綱儀禮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於是創為條目科分臚列出入經傳補其遺闕以為王朝邦國家鄉學禮而喪祭二禮則以屬門人黄氏其有功於學者甚大然其書浩博窮鄉晚進有未易以遽究者祁門汪先生德輔父閒嘗因其成法别為義例以吉凶軍賓嘉五禮之目會梓成書名曰經禮補逸辭約而事備讀者便焉學

禮之士誠能因汪氏之所緝以達於朱子之書則三千三百之目雖不可復覩其全然郁郁乎文之盛豈不若身歷而目擊之矣乎昔者竊聞之禮樂之在天下有君無臣則不能以明制作之本臣能而君不之好則議論無益於當時必有大有為之君而復有善制作之臣因治定功成之餘以明中和之化而後禮樂之興可必然則其時也惜乎先生老且病矣明良在上寧不有徵於斯文矣乎先生生朱子之鄉嘗游

番易吳公可翁之門篤志古學老而彌厲著書滿家真古所謂鄉先生者也間出是書以相視且謂先人與吳公為同志友故俾序焉魯於先生無能為役然承命不敢辭之也

程敏政書後曰鄉先正環谷汪先生著書凡十餘種惟春秋胡傳纂疏刋行餘多不傳蓋聞先生既没悉被一人竊去攘為已書矣經禮補逸一編尤號精確不可得見可見者侍郎曾公之序耳予族孫恕保每

語及之恒切憤恚思盡復其書之亡者未能也其子儒學生啓從予游知予之惓惓於是乃百計購得之其原本雖被改竄然有附麗而無刓補真贋之迹皦然甚明使其人重録一過則先生之故書不可釐正矣此天不墜斯文而後學之幸也先生玄孫文彚從玄孫仁知等與恕保力圖刊布祁門令武昌韓君伯清實助之予因為手校且摹先生之像於編首别為附録一卷使學者得以致高山景行之思焉

黃氏潤玉儀禮戴記附注

五卷

未見

楊守陳曰先生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儀禮析為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之卷首末亦各有意義又以五禮獨闕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為一卷通五卷皆為之注釋總曰儀禮戴記附注

何氏喬新儀禮敘録

十七卷

未見

喬新序曰儀禮十七篇有禮有記禮則其正經先儒以為周公所作記則述其儀節之詳葢周末諸儒所記以補正經之未備者也每篇正經居首而記附焉自高堂生所傳及唐石經皆如此紫陽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始以記文附於正經各章之末臨川吳文

正公疑其經傳混淆爲朱子未定之藁乃重加考訂一仍高堂之舊而爲之詮次焉先王之制度粗可見矣元季兵火其書散亡深可痛惜裔新弱冠嘗讀儀禮注疏而愛之方研究其奥旨尋以科舉之學中輟登第以來讀文正公三禮叙録又知公嘗考定是經鋭意求之庶得以盡心焉徧訪藏書之家無有也三禮考注近刻於吾盱廬陵楊文貞公以爲此文正公所考定而晏壁彦文掩爲巳作者也竊嘗考之文正

公考定儀禮正經與記一仍其舊今考注仍於朱子經傳通解雜然無倫其所注釋徒取鄭玄賈公彦之說而綴輯焉亦與易書戴記纂言之文不類決非出於公手豈晏氏不見公本而以已意為之耶喬新不揣固陋輒因唐人石經兼考叙録詳加校定經自為經記自為記不相雜糅其章次則依朱子所定亦不敢妄為紛更冠昏二篇賓主問對冠字醴醮之辭石本在經文之後今因朱子移置各章之末蓋欲便於

讀者也於是儀禮十七篇復爲完書嗟夫秦火之後先王典禮十亡八九其存於世者惟此十七篇而已炎漢以來雖未能舉行然猶列之學官師弟子講習焉自王安石廢經用傳士大夫知此經者鮮矣喬新少嘗讀之而不能無韓昌黎之患每欲採摭諸儒之說爲之注以成紫陽臨川二大儒之志今學殖荒落不能爲已姑校正遺經藏之家塾傳之同志庶幾有好古之士爲吾所欲爲者豈非曠世之一快哉

程氏敏政儀禮注

未見

丁氏璣儀禮注

佚

湛氏若水儀禮補逸經傳測

一卷

未見

若水自序曰儀逸經篇名者何曰經之逸也多矣有

士冠而天子諸侯闕有士昏士喪而天子諸侯大夫闕有士大夫祭而天子諸侯闕之四禮者其見於公符雜見於昏義諸記則有之矣王居明堂也中霤也投壺也奔喪也諸經亡者則有之矣存者其傳足徵也予沿是補逸經名凡十有五庶幾存羊之意而諸記或存其傳者耳

胡氏纉宗儀禮鄭注附逸禮

二十五卷

未見

李氏舜臣禮經讀

佚

舜臣自序曰余讀冠禮筮於廟門釋者曰廟古文廟字也蓋十七篇本古文爾而承以秦隸至於今則多俗筆甲乙或易如昏禮下達納采用鴈納本補紩而鴈鶩也酢酸漿也讀酬酢之酢豈不遠哉不揣弇陋正以大篆用其邊旁以為楷書兼以周禮戴記正焉

何氏澄刊正儀禮纂疏

未見

黄虞稷曰澄字應清歙人有孝行

阮氏琳儀禮經解

未見

王氏樵校録古禮

未見

李氏黼儀禮集解

十卷

存

黄虞稷曰鼏嘉靖間無錫人

王氏志長儀禮注疏羽翼

十七卷

存

郝氏敬儀禮節解

十七卷

存

跋自述曰儀禮較周禮切近周禮懸空鋪張儀禮周旋裼襲合下有實地雖止於十七篇推而演之三千三百皆可義起內鄉射即鄉飲酒禮大射即燕禮既夕即士喪禮有司徹即少牢饋食禮其實止十有二篇然不啻詳已昔之作者舉所嘗聞潤色補綴使後世知禮之儀文如是古人陳迹如是非責後世一一拘守亦非士大夫禮存天子諸侯禮亡之謂也大抵

冠昏喪祭朝聘燕饗禮之大端止此飲食男女養生送死人生日用止此升降進退周旋規矩行禮節文止此天子諸侯同此人倫同此儀則隆殺多寡因時制宜此皆行禮節目朱仲晦欲以儀禮為經夫儀之不可為經猶經之不可為儀也經者萬世常行儀者隨時損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儀也皆以節文斯五者五者三代相因而儀者所損益世儒耳食朱說欲以儀禮為經割諸禮

附之嗟夫諸禮家言雖聖人復生不能盡合矣虞夏殷周因革損益尚不相襲乃世儒欲彌縫新故不同之迹以通之百世就使補緝完備能必一一可用之今日乎學禮者所以貴達也

劉氏宗周儀禮經傳考次

未見

陳氏林儀禮會通圖

二卷

未見

胡氏竊禮經圖

一卷

未見

譚氏貞良儀禮名物考

八卷

佚

貞良自序曰儀禮之難讀也由於名物度數之未晰

故覺其辭義之艱深也使名物度數之旣辨則其艱深者且文從字順矣崇禎丙子秋試擯落意不自聊爰合鄭氏之注賈氏之疏陸氏之釋文聶氏楊氏之圖以及諸家之說考其名物度數而詮釋之嗚呼尚書百篇伏生止記憶二十八篇學者每致憾於古書之散佚然使其盡存聱牙詰曲當無異是書之難讀縱頒諸學官以取士士必畏難而習焉者寡矣高堂生之禮僅存一十七篇而士子罕肯誦習司學校者

寧以小戴之記傳為經可為長太息也吾故釋其名物度數俾吾後之人不以難讀廢之斯幸甚矣

按儀禮雖存治舉子業者不講久矣譚公欲便學者誦習詮其名物度數立意甚厚惜也避地漳州之瑄溪失於兵燹亦古經之不幸也

趙氏（𧾷兒史）儀禮本義

十七卷

存

魏史自序曰儀禮者周公監二代而制之以經世者也中庸云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大經小曲皆謂之儀是三百儀禮之綱領三千儀禮之條件禮經之大全登孔門者猶及見之而孟氏以後殘缺多矣漢興河間獻王得孔壁禮經五十六篇自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外餘三十九篇在秘府謂之逸禮繼以新莽之亂亡焉故迄今所存止此而已其篇次二戴與劉氏別録參差不同而鄭本一依劉氏其

注疏朱子蓋嘗以浮蕪病焉欲力為釐正而不果近代吳氏亦嘗嗣為考定焉而未盡值世聖明文運綦盛史且賤老不自揆其迂腐盡心詮次其間為之本義如其篇庶幾私淑前脩竟其未竟之志云

錢氏𣝗儀禮說

一卷

存

張氏廥卿儀禮考

一卷

存

萬氏斯大儀禮商

二卷

存

亡名氏儀禮解詁

四卷

未見

按山陰祁氏書目有之

儀禮節要

三卷

佚

張萱曰抄本莫詳撰集姓氏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儀禮六

馮氏翼翁士禮考正

佚

吉安府志馮翼翁字子羽永新人登第授漢陽縣丞歷官撫州守劉岳申志其墓以其父魯山先生暨弟

奬翁謂為三馮

何氏休冠儀約制

一篇

存

王氏堪冠禮儀

一篇

存

杜佑曰晉惠帝時人

楊氏簡冠記　昏記

各一篇

佚

錢氏時冠昏禮

佚

陳氏普士冠禮說

一篇

存載石堂集

陳氏選冠儀

一卷

未見

范路曰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廣東左布政使

鄭氏若曾士冠禮解

一卷

未見

羅氏顒昏問

一篇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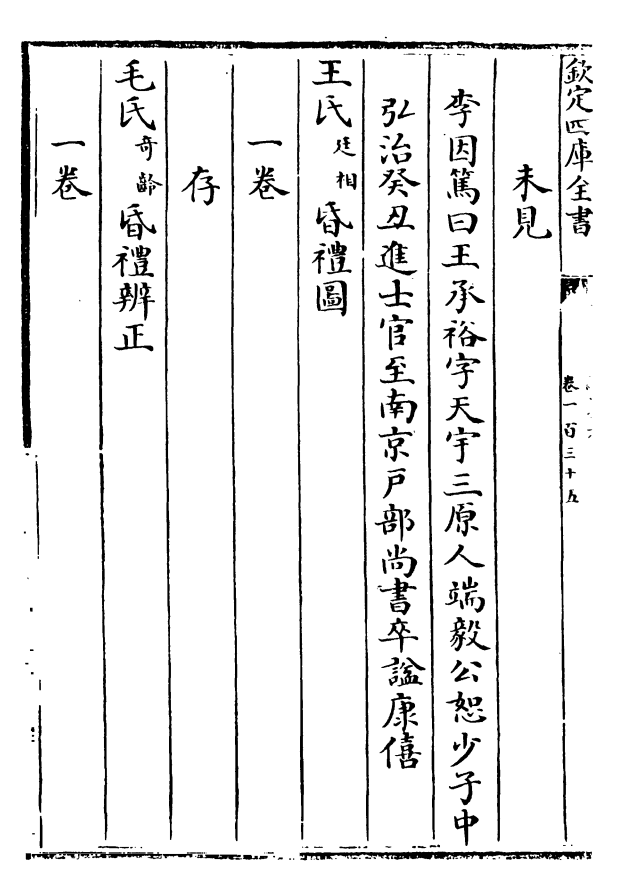
陰氏東衡昏禮節要

未見

李鎧曰東衡字振平內江人隱居著述鄉人呼之曰

陰孟子

王氏永裕昏禮用中



未見

李因篤曰王承裕字天宇三原人端毅公恕少子中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南京戸部尚書卒謚康僖

王氏廷相昏禮圖

一卷

存

毛氏奇齡昏禮辨正

一卷

存

奇齡自述曰幼時覩鄰人娶婦婦至不謁廟不拜舅姑牽婦入於房合卺而就枕席焉歸而疑之曰此非野合乎若然則娶與奔何擇焉以問塾師塾師曰孺子焉知禮禮不云乎不成婦者不廟見夫不先成婦而謂可以見舅姑入祖廟耒之前聞予曰婦必寢而後成乎塾師不能答會先仲氏從郡歸爭舉似之仲氏愀然曰斯禮之不明於今五百年矣禮無不謁廟

者娶則告迎入則謁至曲禮曰齋戒以告鬼神此告迎也左傳曰夫人姜氏入此謁至也是故楚公子圍娶於鄭有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辭以告迎而鄭公子忽娶於陳歸不謁至則陳鍼子譏之曰先配而後祖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何以能育則是婦至之夕必入而告謁謂之謁廟亦謂之朝廟茍不告迎是謂蒙先君蒙者欺也不謁至是謂誣祖誣者詐而不實也欺與詐即已為夫婦而同於不為故曰

是不為夫婦則是不謁祖者不成婦而反曰不成婦則不謁祖是明與其書而倒讀之也且婦非薦寢而後成也女之稱婦在納采時已定之而納徵則竟成其名故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室者婦人之稱而納徵則曰徵徵者成也至是而夫婦可以成也是以公羊傳曰女在家稱女在塗稱婦則在家時雖成婦然名而不稱及出門而即稱之故往娶稱逆婦既至稱婦入春秋書法明明可稽未聞曰娶後三日而後

婦身以成也且夫廟見者非謁見之見成婦者非夫婦之婦也禮以為婦至之夕舅姑在堂則舅姑為主人迎而拜之謂之拜舅姑而然後帥以謁廟則此時之拜賓主之拜也猶之壻之拜親迎雖舅壻交拜而仍不謂之壻見是以次日質明則上堂而行婦見之禮謂之成婦昏禮所云成婦禮者是也脫或不幸而舅姑已亡則迎婦謁廟以長者為主而上堂之見質明無有必待祭而後行之而祭必以時一時三月則

感物悽愴於是入廟而修婦見之禮謂之廟見曾子問所云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者誠以入廟見婦不幸之事故同一成婦而婦見稱禮廟見稱義以為婦見則棗栗腶脩成于婦之儀廟見則僅扱地奠菜而特豚盥饋不能再舉但以意行之而儀節未備故不曰禮而曰義亦曰義在所殺耳然且夫婦之稱成於納徵而子婦之稱必俟廟見始成之重子婦而輕夫婦假未廟見而婦死則雖為夫婦三月而不移於祖

不附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曰未成婦也則是久

薦枕席仍未成婦而必成之於扱地一奠之後晉江

應元所云貴其成婦不貴其成妻者盖婦妻之辨其

為重婦而輕妻成在婦而不在妻斷斷如此自世不

讀書不識三禮不深辨夫子春秋祗以宋學為指歸

而宋人著書一往多誤伊川程氏有三日廟見之語

而朱元晦作家語即承其誤而著為禮文曰三日廟

見主人以婦見於祠堂且曰入門而不見舅姑三日

而始廟見者以不成婦也夫以曾子所問夫子所言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明明正文而乃曰三日廟見不成婦不廟見以三月為三日以廟見為見廟以子婦而為夫婦以死舅姑為生舅姑以不廟見不成婦為不成婦不廟見以至五百年来自宋元至於今自流沙至於日出彼我夢夢同入酒國舉生倫大事男女百年一大嘉會而草草野合涉於無賴至請名賓客往来簡帖不曰三日廟見則曰見媳某日行廟見

禮抑又以凶喪不吉之辭公然行之嗟乎先王先聖安在耶予時聞其言始而驚既而悟又既而憤然不平以為禮數衰息安得日發仲氏言而一一正之乃驟丁戢革流離道路者越數十年每就人質難而不得要領暨歸休而仲氏逝矣予嘗考宋學推其所誤大抵北宋宗周禮而王氏誤之南宋宗儀禮而朱氏又誤之荆公以周禮為周公之書而文公亦即以儀禮為周公所著夫周公著書亦復何據獨不曰有夫

子之春秋在乎晉韓宣子聘於魯觀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春秋何與於周禮而善觀禮者即於春秋而得之誠以先王無禮書具所言禮每散見之六籍之間而春秋所書較於周禮為尤切故予傳春秋直以禮事文義立為四例而以禮為首以為春秋是非固有周一代典禮所取正也乃不通者目之為春秋之禮夫先配後祖春秋之禮也而知禮者譏之則不祖者春秋之禮祖即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

丁丑婦至戊寅朝廟春秋之禮也夫子特貶而正之
則越日朝廟者春秋之禮至日即朝廟者此非春秋
之禮而周之禮也夫禮記者夫子之後之書也周禮
儀禮雖或為周時所著然並非春秋以前夫子經見
之書也況儀禮闕落舉無全禮以儀禮無天子諸侯
之禮而謂天子諸侯必無禮定非通人以士昏禮無
行媒朝廟之文而謂昏禮無媒妁昏禮不朝廟是為
妄士惜予本無學而仲氏又逝全禮不明將以俟後

之有學者因先録昏禮一節記其所聞於仲氏之所言者以就正有道名曰辨正嗟乎世豈無知禮者耶

劉氏敞士相見義

一卷

存

東都事畧劉敞字原父袁州臨江人舉進士甲科官至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朱子曰劉原父却會效古人為文其集中有數篇論

全似禮記

陳氏師道士相見禮

一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舒氏芬士相見禮儀

一卷

存

芬自序曰故事謁闕里者拜先師孔子畢乃拜啟聖公已則遍觀宗廟之美始造衍聖公宅惟升堂再拜而已芬言當行士相見禮蓋公聖人之冑所居所養必異於人而此禮又為孔壁淹中所出也若夫贄則可依時俗用帕二方亦古人將幣遺意不拘於羔鴈雉腒之飾矣因録一二策將以告夫來謁闕里者

鄭氏樵鄉飲禮

宋志三卷又圖三卷

佚

高氏閌鄉飲酒儀

佚

朱子曰紹興初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是貽笑千古者也

王氏炎鄉飲酒儀

一卷

未見

王氏時會鄉飲酒禮辨疑

一卷

佚

史氏定之鄉飲酒儀

宋志一卷

佚

鄭氏起鄉飲酒書

佚

何氏（棟如）鄉飲圖考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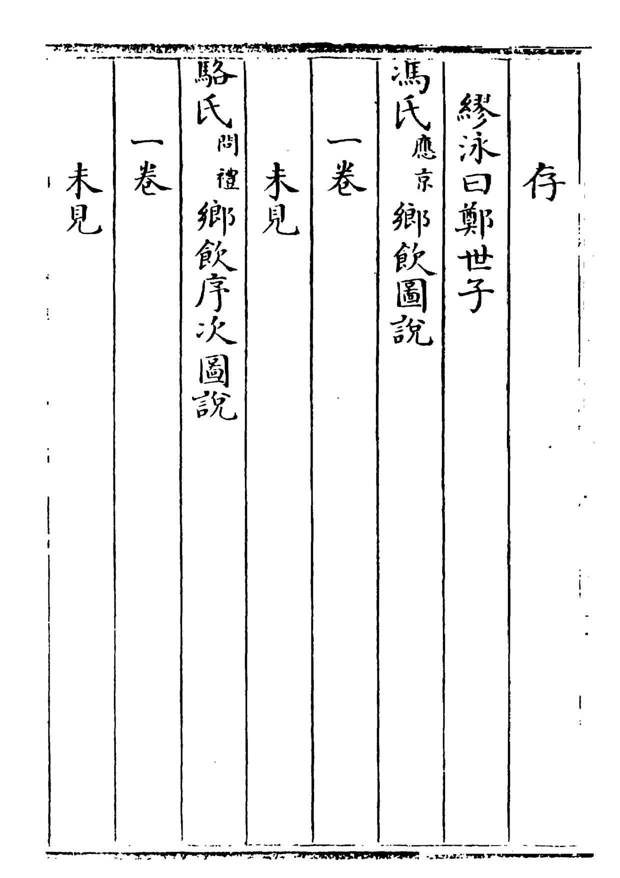
未見

許氏（孚遠）鄉飲酒禮會通

未見

朱氏（戴堉）鄉飲酒樂譜

六卷



存

繆泳曰鄭世子

馮氏應京鄉飲圖說

一卷

未見

駱氏問禮鄉飲序次圖說

一卷

未見

張氏敌飲射輯畧

一卷

未見

聞人氏詮飲射圖解

一卷

存

詮序曰夫射何為者也夫射聖人所以别賢愚序長幼以明禮樂者也是故以進德者尚其藝以盡倫者

尚其節以致中者尚其敬以章順者尚其和是故藝之德聖而智節之道孫以通和敬之施恭以安君子行此四者以治其身則德日進而家可齊立不偏而行不疑矣以之教人則同德相勸而進不孤同親相讓而倫不紊立不獨立而人易親行不獨行而人易從是故男子生而懸弧焉刻蓬以射天地四方亦有事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罔不由射以觀德行故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

鄉飲酒之禮是故燕也者合學合射以考藝而進退之以明嫌疑以明正道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飲也者明貴賤辨隆殺象天象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合諸鄉射而孝弟之行立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是故燕必以大射飲必以鄉射大射以明君臣之義鄉射以明長幼之序皆所不廢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則夫鄉飲鄉射夫亦學士之所必不可忽君子進德盡倫之首事也是故其藝章而德進

矣其節著而倫盡矣飾之以禮樂則所以養德而俾之周旋中禮者斯其至矣嘉靖十有五年春正月

朱子熹鄉射疑誤

一篇

存

王氏廷相鄉射禮圖注

一卷

存

廷相自序曰鄉射禮者古大夫士之射禮也蓋射於鄉以詢衆庶而察其志與容將論賢而不遺也夫人容止揖讓而賢不肖以判行同能偶之際而好惡趨舍羣以之分故曰射以觀德由茲選士其義廣矣是故聖王務之具為禮也委曲周盡動合法象觀其賓主之情禮樂之節器制之數區位之宜登降之容獻酬之飾蓋洽於人情達於倫義者矣君子一游於是則和盛從容之心油然以興鄙陋陵躐之氣如蛻斯

釋仁愛可以推之庭塾忠敬可以推之君長恂篤可以推之州閭慈惠可以推之民庶有非勉爾也不言而會通者矣仲尼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豈不信然哉舊有關中本獨取三射而畧獻酬學士之慕古者恒以全體病之然時異勢殊亦難盡然矣余乃取儀禮本篇類次其事為四十五節省而不行者四節舉射者三十三節通舉者四十一節復取諸家疏解及舊圖注附之仍會以今儀以便習事嗟乎

古今異宜禮難盡一禮者情也禮不同而情同古亦幾矣感物撰德夫焉不足哉故曰存乎其人焉耳庾亮武昌亂臣也舉古賓射時士嘆其有洙泗之風劉昆陳留野儒也桑弧蒿矢以習射而縣令率屬就觀況世會和平彷彿隆古之運有以禮樂自任者則風動物化夫豈不遠哉

葉氏良佩燕射古禮

一卷

未見

徐氏_樾燕射禮儀

一卷

未見

黔記貴州提學道貴溪徐樾撰

李延景曰樾中嘉靖壬辰進士

彭氏_{良臣}射禮纂

一卷

未見

陳氏鳳梧射禮集要

一卷

存

繆泳曰陳鳳梧撰冀北郭登庸為湖廣提學副使刊行之

謝氏少南射禮纂要

一卷

未見

楊氏道賓射禮儀節

一卷

未見

繆泳曰晉江楊侍郎官國子司業著有射禮儀節而

江夏郭文毅加以考證成書

劉賢序曰國學故有高皇帝欽定射儀出於草創之

世百戰之餘士無不爭先命中者禮取其足以銷雄

心抑勁氣而止以故節目疎濶其後涇野呂氏更定之承平之時道在潤色意在會通其典故綢繆其文章是故制詳而教備蓋欽定之儀有射而後有儀義主忠質考定之儀有儀而又增飾之雖曰適中然以文勝矣此溫陵楊荊巖先生射禮儀節之所由纂也夫禮苟繁而使人病於難行非所以為禮先生其穆然有從先進之思乎江夏郭君博物君子也既以此書教習多士而又為之考射法射器射職以至位

次聲詩繪圖附說一準諸古以廣先王造士之意用壽諸梓兩先生之思挽世道於古初者實俔於此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讀儀禮一編兩先生之所以佐王道者豈其難哉

朱氏縉射禮集解

闕卷

存

縉序曰鄉射禮文具在周公儀禮鄭玄有注以釋其

義矣今復何為而有是集解耶盖儀禮古文昌黎嘗苦其難讀鄭注簡切後學罔晰其精微況元聖之言至理攸寓窮之而愈無窮味之而益有味乎世儒著有射禮纂要直指節要等書撰次雖為詳明而今之演習古射者多慮漫無依據艱於效慕此集解所以不容不作也是故祖述儀禮參考羣籍要殊於同會萬於一先之以序事使各有所執也次之以考物使各有所知也然後設位以立周旋之準陳器以備禮

樂之文儀節終始次第具述無非咀味古人糟粕而演繹之耳詎敢妄作聰明以亂典章之舊哉復乃名集諸生講解明悉分以執事未幾按禮畫圖舉而行之則見其雍雍然肅肅然容止有儀進退有度甚矣禮能變化人之氣質何如是之速也不足以徵德行之立乎兼之禮器古樸音樂鏗雅時來觀者絡繹依稀矍相堵墻何者殆原古禮廢墜日久駭見修舉於學宜其人皆爭先而快覩之亦不足為異也已矣事

竣舉人李生良能貢士張生師夔曁李生九叙劉生玉光偕通學諸生力請備記以風来學辭終弗獲竊惟宣父言夏商之禮尚慨杞宋之無徵晦菴撰楚辭之注尤多闕疑之末訂顧愚管窺蠡測之見曷敢衒售以貽名家宗工之笑與雖然敦行古禮以正士習實典文教者之責任也義亦不得遜避乃敢忘其蕪陋庸書以為序云時嘉靖戊戌秋八月

李延昰曰繆零陵舉人署郟縣儒學教諭

林氏文奎射禮圖注易覽

一卷

未見

吳氏霞射禮輯說

未見

閩書吳霞字汝華海澄人

姚氏坤射禮直指

一卷

未見

劉氏敞公食大夫義

一卷

存

方氏回覲禮辨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五